



# 自行车

□大窗

上班途中，常有同事骑着摩托车或开着轿车从后边超过我的自行车，他们鸣着喇叭向我问好致意，有人会回过头来朝我挥挥手或者莞尔一笑，有人还会故作严肃地右手从额头的地方往外一挥，大声喊道：“首长好！”我们会心一笑。我没有“君乘车，我戴笠”地位悬殊带来的尴尬和烦恼。我知道，在今天，能够坚持自己所热爱的生活方式的人们实在不多了。到处都是跟风和放弃的人群。

在钢筋混凝土构成的坚固城市里，在被鳞次栉比高楼分割得支离破碎的空间里，在一切都提速的时代里，到处都是鼎沸的人声，喧嚣的机器声，刺耳的喇叭声……多少人忙碌地奔波着，脚步琐碎而凌乱，我们无法知道，有多少人的内心乱了阵脚，有多少人总觉得自己无辜地被生活折磨得委屈痛苦，想要突围而又始终囿于其中是一件多么难堪的事情啊。

拥有一辆自行车的我是多么的幸福，能够忙里偷闲，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张弛有度，像一条蚯蚓在松软的泥土下自由自在地运动和呼吸，我能够避开一切喧嚣浮躁的声音和飘浮的尘埃，到

郊野去寻觅清新宜人的空气，我的车轮常常托着我出行，然后带回吐故纳新、干净清爽的身体和灵魂。

记得去年初夏的一个周末，我早早起床，沿着预先设计好的线路出发。骑车到了约四十公里外的一所乡镇小学，学校由几幢分散成字形的红砖砌成的平房构成，里边教师宿舍、办公室和教室等设施一应俱全，校园里那些娇小伶俐的身影、追打着发出叽叽喳喳的声音，让我联想到刚刚长出蓓蕾的幼苗和竹林里羽翼未丰的小鸟。校园四周高高厚厚的围墙上爬满了爬山虎，微风吹过来，它们轻轻招手的姿势好看极了。围墙外有一条窄窄的公路，车行其间，我仿佛成了伸向大地深处的一根触须。

我放眼四望，刚刚开始浅浅的平整的水田里站直了身子的秧苗，田坎上土坡上大片大片青翠欲滴的玉米苗，不远处一片茂盛的竹林和竹林下静静矗立的农舍，它们正展开一幅乡村图景，金色质地的阳光照耀着，我感觉身体的各部分好像长出了宽大的叶片似的，正贪婪吮吸阳光和水分进行光合作用了。

去年秋天，骑在自行车上的我似乎都在感受着这一切，我已经较长时间疏于动笔了，也许秋天将尽，得对这个美好的季节有所交代。一天骑车归来，我坐在顶楼阳台上意犹未尽，慢慢地变成了一个诗人。

每年初冬，我都要骑行到一个名叫花果山的山堡上去，顺着盘曲蜿蜒的土公路有一条小溪，潺潺流水声陪伴着我，簌簌的松风在耳畔轻轻地摩挲。

站在山堡顶端极目四眺，大地删繁就简，秋收过后的田野显得分外冷静空旷，近处田坝里飘荡的袅袅薄雾，老农们刚刚有了空闲时间，把杂草割除或铲掉，让这土生土长的有机肥料直接回归故乡。我感觉离故乡和泥土如此亲近，灵魂似乎有了寄托和皈依。身旁是一条废弃的铁路，我想象那些再不回家的火车，跟我一样仿佛被时间遗忘，一个人端坐于此，也就有了遗世独立的意味了。

回头看看我的自行车，它那么安静，那么投入地站在夕光里，仿佛也在用心检索这一年来的轨迹。我抚摩着它，陡然升起一种相依为命的情愫来。

（作者系重庆市九龙坡区作协主席）



# 酒醉明白人

□刘冲

醉酒伤胃、伤肝又伤神，人人皆知，可是，怎么还是有那么多人经常喝醉？而在后悔不迭之后，仍然继续喝醉！这些经常喝醉酒的人，真的就那么嗜酒如命，或一喝酒就糊涂犯傻，不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

其实不然，除了少数的酒鬼、酒癆、酒疯子之外，绝大多数醉酒者，都是醉得清醒明了的，而并非某些人认为的那样糊里糊涂。酒醉明白人，来自民间的经验总结，往往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要证明喝醉酒的大多是明白人，自然是借助古代先贤才够分量，更具说服力。竹林七贤，是史上一个最著名的饮酒团队，经常以美酒为消遣，不拘礼数，放浪形骸。其中尤以阮咸、王戎、刘伶最为疯狂，不仅大盆盛酒，醉卧妇人侧，最奇葩的是刘伶还常在家中裸体饮酒，痴癫痴狂有谁能及？被人撞见，说他无礼，还狡辩说什么“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衽衣，诸君为何人我衽中？”他们何以如此狂饮烂醉？只因司马懿发动政变控制曹魏政权后，不断铲除异己，引起朝野内外强烈不满，傲视权贵的阮籍等七人欲酒脱局外，才聚集竹林，饮酒为乐，醉酒避世，欲求逍遥清闲，或自我麻痹。此等醉酒，岂能视为迷糊之举？

古之先贤醉酒的事例举不胜举，醉酒的内涵更是丰富多彩。只不过都离我们太过久远，唯有敬仰和膜拜，点到为止即可。也许还是多说说自己身边形形色色的醉酒之人，更接地气，也更容易让大家感同身受。

认识某公司的一个业务经理，有一次他请客户吃饭，邀请我作陪。一开席，他举杯先说了一通感谢、感恩之类的话后，为表敬意，先连干三大杯白酒。话音落地，只见他脖子一仰，“咣”“咣”“咣”三大杯白酒就吞下肚了。正在我惊叹他酒量如此之好、喝酒如此之豪爽时，他已经开始耷拉着脑袋，以手托腮，醉眼蒙眬了，随即便不省人事地趴在桌上，被人架到旁边的沙发上梦周公了。请客的人开席一会儿竟醉得一塌糊涂，这酒还咋喝呀？满桌的人对此情状好像早已习以为常，照样吃得欢

天喜地。有人见我有些不知所措的拘谨，主动来敬酒：“朋友，别介意哈，他就这德性，酒量不大，但人绝对实诚，豪爽耿直，够哥们朋友！来来来，我们各自尽兴喝，让他睡会儿，结账的时候他自然会醒的。”果然，喝到快进入尾声时，他醉眼惺忪地醒来，招呼大家一定要吃好喝好，最后结账送客走人。我不解地问他咋这样喝酒呀？他苦笑道，没办法，这帮经销商都是得罪不起的爷，自己酒量实在有限陪不了他们，反正早迟都是醉，与其磨磨唧唧弄得大家不爽，还不如这样来得干脆，还可以赚得一个耿直豪爽够义气的好口碑，生意做起来也顺当些。哦，原来如此！你看，他是不是醉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甚至可以说醉得有智慧？

与这个业务经理类似的是，我认识的另一个朋友也是一上酒桌就经常醉的主，只是套路与目的迥然不同。但凡朋友聚会，买单靠各自主动自觉的时候，此君在酒桌上都异常活跃，不停地敬酒、劝酒，让初次参与聚会的人，常常误以为他就是请客买单的主人，还要去回敬他以示感谢。特别是喝到了快进入尾声时，本已喝得有些踉跄的他，还要发力给自己最后一击，要么是再逐一敬一圈酒，要么是单挑与人赌酒，然后再瞅准时机自然而然地顺势醉倒趴下。当大家围过来关切地问他有没有事时，他总是一边无力地挥着手，一边嘟嘟囔囔地说：“没事没事，我还能喝！”他都醉成这样了，买单的事怎么可能还会轮到他去呢？这样的行径虽然比较下作，为人不齿，但你看他是不是同样酒醉心明白，狡狴狡狴的？

也许有人会说这两个人都属于特例，不具有普遍性，许多人喝醉都是被逼无奈，跟明不明白没什么关系。错！醉酒者几乎都是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喝醉、为什么要喝醉的。不胜酒力，是不少人都会找的借口和托词，但酒量小就一定醉吗？这两者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必然的逻辑关系。不胜酒力，仅仅是醉酒的表面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碍于情面，酒量小又抹不下面子拒绝，不能喝又觉得不能不喝，不喝醉才怪！虽然醉了，但对长辈领导的敬意表达到了，对同事熟

人的情面照顾到了，对亲戚朋友的情感维系到了，谁能说这样的醉不是醉得心里明镜似的？酒量小容易醉，酒量大就不容易醉吗？当然不是，该醉还是照醉不误。我有一个很好的兄弟伙，酒量大，也经常喝醉。嗜酒、喜欢热闹的他，一上酒桌往往就成为中心，他很看重这样的角色，很享受这样的感觉，所以凡有敬酒，一律笑纳，从不推脱拒绝，很多时候还要主动出击，频频回敬，把酒言欢，滔滔不绝，即使是初次见面者，也很快被他的热情所感染，情感迅速升温，眨眼工夫就称兄道弟。凡是跟他喝过酒的人，都对他颇有好感：“酒量好，酒品好，热情豪爽，够哥们，这样的朋友值得交！”因此，他朋友多，人脉广，在当地左右逢源，活得相当滋润。与此相比，那一次次的醉又算得了什么呢？

酒不醉人人自醉，此言不虚。因此，严格地说，上述所有的醉酒的明白人，其实都还是只是浅层次的明白人，或者说仅是世俗层面上的明白人。其醉酒的目的，或为避世，或为避祸，或为趋利，或为情面……倘若真的看透了，想穿了，是大彻大悟的明白人，就应该跳出世俗的层面，更加理性，更有原则，那就真有可能不会喝醉了。这样的明白人，我还真遇到过，他喝酒始终给自己定有一个标准，在未达标之前，那也是尽兴地喝，从不拉稀摆带，而一旦到了自己设定的极限，便决不再喝。不论武劝还是文劝，不管用激将法还是施美人计，通通不管用，守住底线，坚持原则，绝不退让，无论如何酒是不会再沾一滴了。跟他喝过多次酒，每次他都喝得很开心，很尽兴，却从未醉过。

尽兴而不醉，是众多喝酒人的共同愿望，但能心想事成却寥寥，原因就在于很少有人有他那样坚定的定力和坚强的心理承受力。因为你的坚持可能扫了大伙的兴，你能无动于衷？因为你的坚持可能得罪了亲戚朋友、领导同事，你能毫无顾忌？因为你的坚持可能酒席都要散摊，你能不计后果？倘若做不到，那你就还是乖乖地做你的世俗之中醉酒的明白人吧。

（作者单位：中国眼镜科技杂志）



## 在洁白的黄昏里 喜悦散落成满天星河

□邹仁波

眷念云朵的最后几片黄叶  
蘸满黛灰色的颜料  
在西风中书写唐诗宋词的契阔  
白鹭 翠鸟 灰喜鹊  
犀利的眼神以力拔山兮的气魄  
镶嵌在他们辽阔的诗句里  
平仄 押韵 节奏  
都是生命自由的呼吸

老屋门口洒脱的银杏树  
甩开了一年的疲惫和累赘  
血脉偾张的臂膀  
丰收了母亲心头的千亩良田  
归整好了锄头 绳索 箩筐  
和风铃 十字绣 剪纸窗花  
饺子 米酒 澄澈的眼眸  
刺绣出中国风的年画

雪地里雄赳赳的梧桐树  
卸下了一身荣耀的披风  
在村头三岔路口  
翻阅《诗经》和《楚辞》  
邂逅南来北往的归客  
一边走来的是灯笼 蝴蝶结 花棉袄  
一边走来的是鞭炮 喇叭 爆米花  
在洁白的黄昏里  
喜悦散落成满天星河

（作者单位：重庆一中）